

光会背《弟子规》没用， 得去行动

齐鲁晚报：第一个问题开门见山，您认为如何才能恢复传统文化？

楼宇烈：完全的原样恢复是不可能的，我们要根据时代面貌给予它新的诠释。这个新的诠释要根据我们现代社会的现实，全世界的文化、社会、政治发展现状来做，要在某些方面能够解决我们社会出现的种种冲突、矛盾，这样才能发挥作用。

齐鲁晚报：具体来说应该怎么做？

楼宇烈：比如政府设立国学班，做一种普及的工作。普及很重要，但是纠正很多错误的认识以及很多被曲解、被误解的东西可能更重要。

齐鲁晚报：也就是思想上的恢复更重要？

楼宇烈：对。不过光思想上恢复也不行，还要在实际行动上、现实生活中去践行它。比如说，现在我们很多人行为失范，可以让孩子们去读读《弟子规》，这很好。但是不能光去读，还得去行动。读懂一点，就要去践行一点。比如说《弟子规》里讲“父母呼，应勿缓”。这个道理你光会背没用，在家庭里或者幼儿园里进行幼儿教育，告诉孩子们如果爸爸妈妈叫你，你就应该答应，而且应该问他们有什么事，这样才有效。

齐鲁晚报：现在有一些读经班，儒学班，再极端一点的有女德班。有人认为女德班是比较负面的现象。您对此如何看待？

楼宇烈：也不见得。主要是看办女德班做什么。我下个月应山西省妇联之邀，给她们讲一次女德的问题。人们也意识到了，女子应该有女子之德呀。过去要有，现代社会也要有。传统女德是不是也有我们今天可以吸取的东西？所以我觉得，女德班好不好要看从哪个角度来讲，看它传播的是什么。

培养传统文化人才， 只能一步一步来

齐鲁晚报：现在弘扬传统文化的趋势是向好的方向发展吗？

楼宇烈：这个不好做绝对的评价，我认为既有好的也有不好的。在传播传统文化方面是好的，可是用这个东西来赚钱，搞一些形式的东西那就是不好的。

齐鲁晚报：什么是形式的东西？

楼宇烈：形式就是表面的东西。就是让大家来表演一下，背诵一下诗文，可没有实际行动。在形式上建个国学班，找几个孩子来背背经，没意义。也有人讲我们种的种子要发芽，但也不能光是老祖宗的东西，还要结合现实。

齐鲁晚报：现在这些读经班的老师，您认为如何？

楼宇烈：这个很难说，如果一定要说的话，大部分还不够资质。因为他们本身都很年轻，受过多少传统教育呢？第二，对于这些经典的理解，可以说是千变万化的，可以有各种不同的诠释，那么您诠释得对不对？对，没问题啊，我根据朱熹的讲，那么今天我们理解这个问题，是不是还应该停留在朱熹那个时代去理解，那又是一个问题了。

齐鲁晚报：那由谁来承担传统文化人才的培养和传承呢？

楼宇烈：现在传统文化这个东西，也没有多少大学能承担。

齐鲁晚报：那您认为应该怎样培养这些人才？

楼宇烈：各个方面都在规划，包括大学里面，有些大学也在做一些培训工作，有些教育领导机构也可以做。比如说对中小学教师先进行培训，不过只能一步一步来。做师资培训的机构有限，而对这方面人才的需要量太大，一下子培训不出这么多人来。

丢失主体意识， 就会中不像中西不像西

齐鲁晚报：从晚清民国到现在，国学观点都是一脉相承的吗？

楼宇烈：不可能，观点差异很大。有的人坚持传统一些，有的人坚持变通一些。

齐鲁晚报：主要是传统和西方文化之间的交锋？

楼宇烈：对。或者是两者怎么结合的问题。接受西方文化没错，我们的文化是开放的，开放的怎么能不接受外来东西呢？问题是怎样把它变成自己的一个组成部分，吸收进去要消化，变成自己的营养，这才是根本的。

齐鲁晚报：现在有这个趋势吗？

楼宇烈：现在应该说还没有。我们可以去接纳它，但真正消化成了问题。我们现在很多人对自己文化了解得一知半解，对西方文化也只了解表面，那样就没法击中要害了。

齐鲁晚报：您觉得我们现在的文化环境是以西方文化为主？

楼宇烈：还是以西方文化为主的。马列主义就是西方的，今天上午还在谈论怎么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儒家相结合的问题。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，究竟怎么结合也是个问题。比如中西医结合，这是很好的命题啊。结果呢，是西医瓦解了中医，解构了中医。现在大家觉得中国没有真正的中医了。就是因为中西医结合以后，我们在很大的实践层面上，是以西医的理论解构中医的理论。

齐鲁晚报：这是不是思维方式的不同？

楼宇烈：还有一个以什么为根基的问题，你站在什么根上去吸收那些东西？

齐鲁晚报：我们现在站在西方上面？

楼宇烈：基本吧，因为很多人对中国的东西已经不知道了，即使讲，也是以西方的东西来讲了。我举个例子，80年代末的时候，有一个瑞士的学生来找我，他是在中医药大学留学的。他说我到中国来留学，很想听听中国中医最原本思想和精神，我来了以后，听这些老师们都是用西医的理论去解释中医的很多观念，我感觉我白来了。我听说中医的很多理念，和中国哲学的很多概念名词是一样的，我不能来听听你们中国哲学史？我说当然可以啊，欢迎你，但是你也别抱太大希望。为什么呢，因为我们中国哲学，也是用西方哲学的观点理念来讲的，这是近代以来一个普遍的问题。我们套用马列，套用前苏联，套用西方哲学讲中国哲学。中国哲学精神都已经被解构掉了。

齐鲁晚报：那您认为应该怎样去救？

楼宇烈：所以我们要抓住一个根，再去吸收营养。我提出来的，要树立一个自觉的文化主体意识。有了这样的主体意识，我们再去广泛地接纳，那没问题，越开放越好。如果把主体丢失，再去广泛地接纳，就什么也不是了。中不像中，西不像西。



楼宇烈先生在办公室接受记者采访。 本报记者 魏新丽 摄

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楼宇烈谈弘扬传统文化—— 形式上建个班 背背经没意义

从晚清开始，我们一步步把中国的传统文化弄丢了，那在今天，我们又该如何一步步找回来呢？
9月22日下午，在北大哲学系办公室里，记者与北京大学哲学系、宗教学系、国学研究院教授楼宇烈就此进行对话。

本报记者 魏新丽
实习生 张俊其

我们如何一步步 丢掉了传统文化

近百年来，我们之所以对文化失去自信，主要是从上世纪初和上个世纪末开始的。我们在鸦片战争时期遇到了西方列强，受到冲击后面临着被瓜分、被统治的局面，我们迫切要救亡图存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大家开始学习西方的经验。

“师夷长技以制夷”，洋务运动搞了三十年，结果一场甲午海战把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北洋水师打败了，这就告诉我们光有物质上的强大是不够的，还得有制度。

之后的戊戌变法、辛亥革命，希望通过制度改革来保证物质上能发挥力量。结果两次制度改革都没有那么成功，其中当然有很复杂的原因。于是人们反思到文化根源去，我们的制度改不动，改了也要复辟，原因是我们传统文化观念太顽固，尤其是儒家思想。大家觉得，如果不破除儒家观念就很难实现共和，很难实现民众的自主性。

1915年发动的新文化运动，就是来清算传统文化的。这个时候，西方的文化思想传进中国，自由民主平等法制等理念都引进来了。中国传统礼教非常强调人之间的自然隶属关系，并让大家来遵守这种行为规范。这样的观念和强调个体、个性、运用法律来保证自己权益等西方思想相对立。鲁迅先生提出吃人的礼教，把礼教叫“封建的礼教”，可以说是对中国传统礼教的全盘否定。通过在观念上破除礼教，来学习西方的自由民主平等法制等理念。

到上世纪30年代，有一位学者提出全盘西化的口号。当时有很多学者不赞同，1935年有10位教授联名发表宣言，叫作“中国本位文化宣言”。但当时主张坚持传统文化主体立场的力量很微薄，无可否认的是全盘西化占了主流。于是，我们对传统文化的自信心越来越缺失。

在这段时期，无论是从观念上还是社会生活上，中国社会都沿着西方化的道路走。尤其是新的教育制度理念也在改变。我们都接受新式教育了，传统文化的元素在逐渐减少，再加上提倡白话文，学习古代文献也增加了很多困难，大部分人都看不懂文言文了。这样一来，人们跟传统文化的联系就不顺利了，首先存在语言障碍，其次存在思维方式的障碍。我们接受西方的科学思想，科学讲究精细化、量化、定性化、标准化，而我们传统文化讲究大概、模糊性、混沌性、非确定性，这样的观念就让人们越来越难理解了。

解放以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，直接冲击了我们最基层、最日常的家庭生活，我们所谓的旧习惯、旧习俗、旧观念彻底被破除了。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真正从根上被破除了。以前在精英层次、在大城市里面已经破除了很多，但在广大的农村地区，最基层的老百姓中还保留了很多传统习俗，但是这个时候这些习俗也被打破了，某种程度上讲传统文化的根都断裂了。

马上要到新文化运动100年了，今天我们应该认真反思一下。从全世界来看，中国文化并不是已经过时或者落后的文化，它在很多方面可以补充西方文化的不足，这就需要认真地整理思考。

(本报记者 魏新丽 实习生 张俊其 整理)